

唐
诺

唯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

Re-
read

重读

在咖啡馆遇见 14 个作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
诺

重读

在咖啡馆遇见 14 个作家

Re -
read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 / 唐诺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015.2 重印）

ISBN 978-7-5495-5834-6

I. ①在… II. ①唐…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890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7.5 字数：320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简体版说明

来到大陆，这本书变得稍稍不同，却是多出来的——一是它多了个书名，叫《重读》；二是多找出来两篇文字，咖啡馆里又遇见了两个作家、两位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以及以赛亚·柏林。只是，得委屈他们躲附录里，其实大家的存在位置当然是完全平等的。

校对这两篇文字，把我自己带回到稍早几年的台湾，2004年前后，那是台湾民主的反挫时日，或者说，暴现台湾民主根基严重不足、民主原来这么脆弱，民主一再轻易滑向民粹、眼前所有人忽然翻脸变得无知无识也似还极残酷的时刻。作为一个选书编辑和半个书写者（当时），我能做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好好多读几本书，重新学习民主政治的ABC，重读小密尔、柏林等人老早已仔细讲清楚并殷殷叮嘱的著作（《论自由》、《现实感》等），希冀以知识的光来对抗无知无识的黝黯，并假设这个世界仍是讲理的。其实，原已收录的讨论《基甸的号角》（宪法和大法官制度）和《替罪羊》（民粹的集体附魔现象及其神话，及其制造操作）这两篇，都是一样的思维和企图，写于同一段时日，也都伴随着原书的出版作业（当时定名为“台湾民主丛书”，但果不其然销路不佳）。这几篇文字或称之为书的引论，也就是竭尽我所能地把大家引到、骗去原来那部应该一读再读的了不起著作去。

想起来，《基甸的号角》和《论自由》二书更早都已在台湾出版过（今日世界出版社和协志工业丛书），我自己第一次阅读分别是小学六年级和高一。这算重新出版，重读之前的必要重新出版，这也呼应了小密尔这番我牢记的、并希冀它确实如此的断言——真理并不一定获胜，事实上，更多时候真理一直吃败仗，甚至会被彻底歼灭。但真理有个很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它仍会被再说出来，也许隔一段时日，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这会一直发生，直到

它终于获胜，或至少站稳脚跟取得承认为止。

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想，对我自己是，这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怎么和失败每天相处，不至于丧失勇气。

重新出版联结着重读。重读，这个多出来的书名，作为一个再次的相互提醒，是理想国这群每天和书相处的编辑朋友讨论出来的（一再以各种方式重读同一本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一直是我的想法、我对阅读一事最根本的主张，这也合于这本书的全部事实。

以下简单的话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书写者说的。我自己偶尔也参与书写这一侧，不过是让我经验地、实地地证实而已——重读，有一部分是意识到时间这最根本的东西，包括时间总量的截然差异，还包括时间位置的微妙但也许更重要差异。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书写者耗用于这一本书、这一题目和思维的时间总量，总是远大于阅读者，比方两年的书写 / 三天的阅读，粗糙的估算是243比1；如果我们再合理地假设，书写者极可能是比我们要聪明而且专注的人（书写过程正是一段最专注的思考过程），也必定是之前就比我们准备更多更好的人，这个时间比例的实质差异势必拉得更开，所以，书怎么能够不重读呢？此外，也就是这里我真正想讲的，时间的拉长，意味着一个书写者跨越了星辰日月不同季候，曾站在不同光影、温度、氛围、不可见空气中分子的种类和浓度，不同情感和眼前之人的不同触发可能的各种时间位置，重读，尤其是相隔一段时日的重读于是非常非常必要，丰硕的事物一次只露出一面、一部分，三天内，你大致只在同一个时间位置、同一心绪和视角里，来不及让这本书、这个观看思索对象转过来。

一个只见一次的人，我们称之为认得、知道，也许可能就这样失去理智爱上他，但我们不会也不敢说了解他；一本才读过一次的书，我们则称之为开始，这才开始。

这样。

前言

很感激联经公司的林载爵先生和胡金伦先生为我想出来这个书名，这本书里的每一句每一字的的确确都是在某家咖啡馆写出来的，这是多年来我唯一的工作场地。

还要感谢胡金伦为这本书补充一个个注解*。我的引述较多来自记忆，较少找出原书誊抄，可想而知不免有所差池，对于有着一丝不苟好习惯的人造成困扰，因此，有个审慎的编辑者校正者真是再好不过了。

在咖啡馆“遇见”这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书写者，当然只是折射性的美丽说法——每天早晨九点到下午两点，是一个朗朗乾坤历历分明的世界，我从咖啡馆二楼临窗的座位下望，永康街人群的多寡依经济景气和当天气候状况而定，唯日复一日，从来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真正神奇的事发生。事实上，这些年连人的容貌都逐渐趋于一致，用朱天心的话来说是，好看全好看得一模一样，难看也难看得一模一样。因此，所谓的遇见，真相是携带，每天清晨我准时携带着他们到咖啡馆工作，书籍、记忆、疑问、连同前一天晚上不节制的所思所想如同尚未在晨光中消散的梦境。也因此，这还是一种保证的相遇，现实世界停止生产供应，你得自备而来；我们全是文字共和国的不懈公民，我们不见不散。

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书里，有一段写萤火虫，解开了我童年搁置到今天的疑问——萤火虫（曾经）很容易抓到，只要有个好的夏天夜晚，但你要怎么做才能让它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继续明灭地发光？书中那位把萤火虫当首饰，以至于夜里走进来像披着悬浮似梦又感觉庄严的一身光华美丽处女，

* 简体版已精简。——编者注，下同

她把萤火虫放入随身携带一小截挖空的甘蔗里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不早讲，这上头我们甚至跟遥远的加勒比海一样，萤火虫和甘蔗都是可见的寻常之物（对了，还有每年来的台风），只是从不晓得这样置放进去，神奇就发生了，这么简单就能让这一个个微弱短暂的光点活下去。

我们只是种植甘蔗携带甘蔗的人，这本书里的一篇篇文章不过是一截截挖空的甘蔗而已——把书的工作者（编辑者、书写者、读者云云）说成是这样的劳动者，其实感觉满好的，甚至有点自夸不是吗？

以前，我相信而且努力想找出来并说服人的是，这一个个了不起的书写者、这一个个珍稀的人思维创造成果是“有用”的，我们是接受者利用者，是得到东西的有福之人；现在，我仍然相信他们随时能打开我们被限定的视野，随时为我们当下的特殊处境提供建言并补充我们不断在现实磨耗中流失的勇气，但事情有点倒过来了，我以为我们一次次重述他们、使用他们，最终极的是要他们存活下去，不是保存尸体，而是栩栩如生的、带着光亮飞出来。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施比受的确更有福，施者比受者更容易油然而生出某种英勇之气、某种有价值的感觉，感觉出生命有某种确确实实的重量，以为自己是更好的人。这是现代人愈来愈难得、不百无聊赖（百无聊赖是当前最严重的现代疾病）的心理状态，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有意思地称之为“镇静剂”（“但被需要却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像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不迷醉不悲伤不虚弱，你会感觉力量是由自己身体内部源源生出来的，一股元气。

二〇一〇，长夏已至，以下是这十四本书、十四名书写者、十四只萤火虫——

- 《渡河入林》，海明威
- 《正午的黑暗》，库斯勒
- 《如镜的大海》，康拉德
- 《发现契诃夫》，契诃夫
- 《人造天堂》，波德莱尔
- 《普宁》，纳博科夫
- 《八月之光》，福克纳
- 《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理
- 《书镜中人》，博尔赫斯
- 《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格林
- 《波多里诺》，艾柯
- 《巫言》，朱天文
- 《基甸的号角》，安东尼·刘易斯
- 《替罪羊》，吉拉尔

目 录

简体版说明 i

前言 v

渡过这条河，到树林子里死去 001

神说，只有我能令日头停止

——有关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 019

大海·作为一个史诗舞台 041

一本没读过的契诃夫小说和小说的无限之梦 067

大麻·鸦片·人造天堂 103

普宁·以及纳博科夫 133

《八月之光》，以及约克纳帕塔法小说 169

被思想扭曲的小说灵魂

——论果戈理 207

有关认识博尔赫斯的几点补充	241
《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以及格林自己	261
我想，也可以这样读《波多里诺》	297
关于《巫言》	309
走过神迹之门	
——有关美国联邦大法官	345
集体性暴力迫害的秘密及其终结	379
附录一 自由的核心	393
附录二 在天命使者和君王策士之间	
——像以赛亚·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	409
本书各篇文章出处	423

渡过这条河，
到树林子里死去

《渡河入林》^{*}，让我们渡过这条河，到那边的树林子里坐下休息，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五〇年的作品。从当时到现在，绝大部分的文学评论者认定，这本书正是海明威一生最糟糕的东西，烂品味、烂风格，而且更要命的，滥情。如此说来，我们今天干嘛还读它呢？

但我们静下心来听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说——“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渡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这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如果可以，我实在很想让这篇文字在此就画上句号。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这应该什么都够了不是吗？

^{*}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大陆多译作《过河入林》。

事实上，这是我个人第二次一笔一字手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话，上一回是我写《阅读的故事》一书时，处理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却还要阅读一个作家失败的作品，有些基本的话在哪里已经讲过了，重复是最尴尬的（不只小说创作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因此自我抄袭并非仅仅是文学创作者的独特禁令而已，还是某种做人的基本礼仪），除非是够好的话，是只听一遍不容易尽意的话，所以，让我们再一次仔细聆听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从这里再试着往前走下去。

这样子可以吗？

最初的死亡之地

《渡河入林》，越过了小说自身的内容由作者额外地命名，使用了一个掌故，一个历史性的死亡意象——这是美国南北内战时，托马斯·杰克逊将军临死之前的一句话，就如同我们晓得大象会生命本能地知道死亡已经找上来，会孤独但平静地走向它。海明威以这样的命名，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渡河入林》正是一个杰克逊一样的老兵，知道了并静静迎向死亡的故事。

美国籍的老兵，但死亡却发生在遥远的威尼斯。熟知海明威生平的人自会晓得，这是有意思的，因为这里正是一辈子猎犬般嗅闻、追逐战争的海明威，生平第一个抵达的真正战场。那是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战差不多胜负已分的落幕时刻，他是以红十字救护人员而不是他想要的杀人士兵的身份赶上，然而“幸运”的是，他倒真的在火线战壕中挨了奥地利军的机枪，子弹击中

了他的左腿。这日后证明是一次一本万利的受伤，供他吹嘘一辈子，不管是酒酣耳热的言谈中抑或文字里；而更加划算的可能是他被送到米兰红十字医院的那段养伤经历，在这里他热烈追求一位名为库洛斯基的漂亮护士未果，但现实的失败转换成十年后小说的胜利，那就是一般公认他最好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头的凯瑟琳·巴克莱根据的原型就是库洛斯基。不同的只是，可由海明威意志操控的凯瑟琳回应了他的追求，而且上床、怀孕，最终死于难产，春梦一场。

海明威小说中的想象成分一向不多，或者应该讲他的想像力总先执行在现实生活中，先把生活弄得戏剧性不堪，留给小说所剩不多的想像力，不如说是某种不甘心的意志、某种报复，用来改变他力有未逮的现实结果，泄愤或过过瘾用的。

然而，《渡河入林》这次他却选了一言不发的威尼斯，或者不该讲是选择，而是想起来了。他一辈子和死亡开各式各样浮夸的、感伤的、“老子不怕你”粗鲁的玩笑，但威尼斯在这一切之前，那时候的海明威才十九岁，无人认识，恶习亦方兴未艾，威尼斯是他最初的死亡之地，在这里，他首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许还瞥见过死神的容颜一角，他小说里头的死亡从没这么质地真实过，是最开始也是最后的。

《渡河入林》书末的死亡写得极简极短，打完野鸭子之后，心脏病暴烈袭来就这么完结，留给他的时间只够写张纸条，交代他无福也无力保有的那方昂贵翡翠和那幅女孩的画像，连感想都没有，遑论教训和智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么平静、那么自然”。

之前的海明威可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才不过十年前的畅销书《战地钟声》（“丧钟为谁而鸣”，另一个直接标示死亡的书名，但不是个人的，是四海一家的），前去帮忙作战炸桥的西班牙文教授“英国佬”罗勃·乔丹，书末腿部中弹（还是腿部）单独留下来死，从赶走不舍扔下他的游击队同志，和美丽的女主角玛利亚依依话别，到孑然一人等待死亡或敌军到来（看哪个先到），海明威足

足写了上万字——赶走游击队同志是带种的汉子，话别玛利亚是深情且无私的情人（“只要我们俩有一个活着，就等于两个人都活着。你明白吗？”），然后便是无惧无悔的、窥破生死的哲学家，我们试看这喋喋不休的独白的其中一小段：“他又俯视山坡，心里想着：我讨厌离开这个世界，如此而已。我真讨厌离开它，但愿我在世间曾做过好事。我已经付出生前的一切才华，努力以赴了。你是指现有的才华吧。好，现有就现有吧。如今我已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了一年。如果我们在此地打赢，我们到处都可以打赢。世界是一个好地方，值得为它一战，我真讨厌离开人间。他告诉自己：你运气不错，才能度过这么美好的一生。你的一生和祖父一样精彩，只是不像他那么长命罢了。就凭最后这几天，你的一生就可以比美任何人。你曾经那么幸运，你不想抱怨什么。只是我真希望有办法将我学到的一切传诸后人。基督啊，最后几天我学得真快……”

删节号以下的更尴尬，尤其是乔丹开始陷入半昏迷状态却仍呓语不休时。海明威一直喜欢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受重创仰躺在战场山坡看着无垠天空、看着法军前来、最终看见拿破仑一眼那个经典片段，可想而知，托尔斯泰可一点也不会喜欢海明威这段滑稽的摹本。

人生命里总有一些不可以狎昵、不容许乱来的东西，死亡是其一，我们不是不可以跟它和解，不是不可以含笑待它，但我们得晓得它是庄重的大事。

那一个秋天黎明

《渡河入林》在一片文字的伤亡狼藉中，写得最好的有形片段是威尼斯本身，干净、冷冽、线条清明、海明威自己不加入静静一旁看着的威尼斯，这本来就是海明威小说书写的绝学所在，也是他“真希望传诸后人”的最重要部分，后来一堆远比他好的小说家都感激他这方面的示范和启蒙，加西亚·马尔克斯便说过是海明威教会了他怎么写一只猫横过马路。

但海明威自己一摩拳擦掌进来、赋予哲学和感情往往就惨了，《渡河入林》

尤其“亲切”地表现他这个大麻烦无遗。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指出“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其极限演出就是书中上校和他十九岁“女儿”伯爵小姐的不好卒读情话（难怪卡尔维诺这么温暖有教养的人，会用到“厌恶和恶心”这么狠的两个词），如何忍耐并挨过这几长段夜半私语的折磨，遂构成了我们可否顺利读完这部小说最严厉的考验。

这里我们得停下来稍稍解释一下。我们其实很难讲这些绵绵情话不写实，是 dirty old man 的纯幻想，而应该说是海明威式的“奇特写实”——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不说，中年之后，他以畅销大作家的身姿徘徊好莱坞不去，视之为他另一个战场和猎场。他自称“海爸爸”，收了一堆年轻貌美的“女儿”，包括演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爱娃·嘉德纳和演他《战地钟声》的英格丽·褒曼云云，但书中的这个“女儿”伯爵小姐有更简单更写实的出处，那就是阿德里安娜·伊凡西奇，他另一名当时就是十九岁的女儿。这事告诉我们自然主义显然是有问题的，只因为事实本身既不平坦也不等值，事实还可以弄得远比想象更虚假，因此，选择本来就是书写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成分，我们并不需要作家事事据实以告，有些事敬谢不敏他留给自己就行了。

当然，败笔不只充斥在书中的甜蜜部分，也恣意泼洒在书中的咬牙切齿部分。

在小说中公报私仇暗算别人是海明威的一贯书写恶习，此番《渡河入林》他流弹四射依然，名单非常长，位阶高如艾森豪和巴顿将军，莫名其妙如小说同行也是领先他拿到诺贝尔奖的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私密如他那位巾帼气的才离婚第三任老婆玛莎·盖尔霍恩等等。这倒不是说小说家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骂人，读书学剑意不平，愤怒不满从来就是小说书写最大的驱动力，但其中仍有层次的问题、格调的问题，在暗街背后开枪的小流氓行径和严肃郑重的愤怒批判仍大有分别。

一样写战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也一样竭尽修理法俄两大名将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之能事，不仅在小说情节中耐心且细腻地揭露，还在穿插的